



他告诉我，什么时候家里，手，力气。父
耗子吧，可手万不能起来，力气。父
看看东家，再问问西家，看看耗子。那家
耗子。没跑心，一住儿也闹得。那家
什么气呀，蹦蹦跳跳的，活吧
还有呢，
还有，譬如拍马屁，这也不对。这也不
想什么呀，又不是您一家受，也经过
看谁熬得过去。
还有呢，
还有，您看谁想着，咱是常，早就是什
么意思：草，动也也行，高哨也行，受点子亲
愿，那叫孝顺吗，咱有孝顺吗，在什么想不
开的：活吧。

中国小说50强

1978年 — 2000年

找乐

陈建功/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小说50强

中国小说50强

1978年 — 2000年

陈建功

找乐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小说 50 强, 第 1 辑: 1978~2000/王蒙等著.
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 8

ISBN 7-5387-1571-1

I. 中… II. 王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
-当代 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5570 号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 第 1 辑

找 乐

作 者: 陈建功
责任编辑: 叶天洪 李东亮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字 数: 2840 千字
印 张: 140.125
版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1-3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387-1571-1/I·1507
定 价: 1280 元 (全 10 册)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 - 2000)

推 选 委 员 会

谢 冕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王 蒙： 著名作家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洪子诚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孟繁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陈晓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李洁非： 著名文艺批评家

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

——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序

近 20 多年来,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,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。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,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。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,我们可以肯定的是,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。20 多年的时间,先后出现了观念、经验、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,也出现了关怀、叙事、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。这里编选的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选入的作家作品,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。

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,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。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,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。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,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。对人的内心痛苦、情感要求、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,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。于是“被侮辱与损害”的形象、被迫害的“九死未悔”的知识分子形象、“改革加恋情的故事”等等,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。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。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,在 1978 年代却以“先锋”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。但这一试探性的、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,也是

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。因此,就其思维方式而言,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。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。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的时代。

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,被称为“寻根文学”和“先锋小说”的作品开始出现。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。“寻根文学”显然已经不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,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,也油然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。在他们看来,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,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,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“走向世界”的悲壮感。拉美“爆炸文学”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,尤其是“魔幻现实主义”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奇特想象,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。他们试图借鉴“爆炸文学”的经验,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。因此“寻根文学”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,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,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。“先锋文学”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,比如语言、文体、叙事等等。它强调的是“文体的自觉”,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。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“形式的意识形态”,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,来源于法国的“新小说”、罗布·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。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,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“谎言”的艺术。然而,如前所述,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,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。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,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。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。这也正是“回到文学自身”的策略性叙述,事实上,所谓的“文学的自身”是并不存在的。

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。这一小说现象在理

论上接受的启示,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。或者说“零度叙事”也是“新写实”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。在这些小说中,无论场景还是人物,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,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。但是,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,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。值得注意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。不同的是,“新写实”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,放弃了“理想”的乌托邦冲动,而是以大量“原生”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,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。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,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。“远离读者”的指责在“新写实”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。

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,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,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,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。就在“先锋文学”、“新写实”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,“女性文学”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。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。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,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,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。或者说,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,她们同样是“社会运动”或“社会问题”的参与者或关注者。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。但从八、九十年代之交开始,有性别特征的、有“女性意识”的“女性文学”开始出现。这是一种争议最多、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。

进入90年代之后,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。可以命名的诸如“60年代写作”、“70年代写作”、“美女作家写作”等等,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。在批评界,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“无名”的概括或处理。这种概括、命名方式的多样性,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,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。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在多音齐鸣、众声喧

哗的时代,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。

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,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。他们游离于整体的、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,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。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。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,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评选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的目的,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,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,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,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、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。但无可否认的是,由于评委的趣味、阅读的有限性、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,它的公正性、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。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。在我们看来,这是十分正常的。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,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。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,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。无论老一代、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,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,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。应该说,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“50 强”,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。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,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。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,但我们可以肯定地的是,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,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。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,我们所能提供的,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。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。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编委会

目 录

- 1 / 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序
- 1 / 盖棺——谈天说地之一
- 16 / 丹凤眼——谈天说地之二
- 37 / 辘轳把胡同 9 号——谈天说地之三
- 66 / 找乐——谈天说地之四
- 108 / 髻毛——谈天说地之五
- 197 / 放生——谈天说地之六
- 259 / 耍叉——谈天说地之七
- 329 / 前科——谈天说地之八
- 390 / 飘逝的花头巾

盖 棺

——谈天说地之一

盖棺论定，又叫“盖棺事定”。发明这句成语的“专利”，大概得属于一千几百年前一个叫刘毅的人。他说啦，大丈夫的踪迹，可不敢随随便便混在小人们中间，“盖棺事方定矣！”这以后，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文人墨客，征引不绝。“盖棺论定”这句话也就传播开去，一直流传到今天了。

话又说回来了。“盖棺论定”，人人都得有这么一天，可不是人人都能留心这件事的。大凡那些留心的人，都得是些有脸面的人物。古时候，起码得是文臣武将。“文死谏，武死战”，皇帝给赐个谥号，耀祖光宗，荫及子孙。现今呢，起码也得是个“革命人物”吧，盼着追认个党员啦，宣传个事迹啦，当然，这可不该和古事同日而语。可不管怎么说，那些盖了棺，值得论一论的人，那些陪一辈子小心，为了这一“论”的人，都不是凡人。像咱这样的草民，顶多了，盼个寿终正寝。再想得远一点，也就是忘不了叮嘱儿子们一句：多咱看着我一闭了眼，千万得先去奔条

“礼花”过滤嘴烟。待火葬场的人来了，一人给递上一盒（一支可不行！），免得人家往车上搭死尸时，故意抡起来摔，给你脸子，你该不好受啦！至于什么“盖棺论定”、“显声扬名”，咱哪儿懂啊。知道有那么一档子事，想，也是傻想；论，也没啥可论的。

这不，矿医院门前小小的空场上，就摆着两口棺材。棺材倒是一模一样的：料是红松的，四寸板子，上了三道清漆。可棺材里躺着的人就不一样了。一位，就算得上个有脸有面的人物：活着，入党申请书没断了写，啥时都能显出他的觉悟来；死了，据说也死得不熊。另一位呢，难说啦。这，您看看外场儿也能琢磨出一二来。看看人家东面那口棺材，摆着四个大花圈：党、政、工、团，一部门一个，金花银枝翡翠叶儿，多气派！西边这个呢，以组织名义送的花圈只有一个——工会送的。东边的花圈上写着：“凌凯同志永垂不朽！”西边的呢，“悼念魏石头同志。”虽说这两种写法实质上没有什么高低之分，可在山里人们的眼里，一个“永垂不朽”要比一般的“悼念”高好几格儿哪。东边棺材里那位死了以后，人们都说：“哎呀，可惜可惜！年轻轻儿的，多有前途的小伙子，可惜！……”西边这位呢，大伙儿的说法就不一样啦。有的说：“唉，早知他落到这一步，不该拿人家开心。”有的却说：“唉，这下子，他们班组里开心的老头儿没啦……”再看看，人家凌凯的丧事惊动哪儿了？党委会！有人提出来，是不是有必要追认个党员啊？还有人说，应该总结事迹，号召学习……用句老话吧，虽是年轻早夭，功未成，业未就，可也算是“全了名节”。可这位魏石头的丧事呢，工会给办哪。倒也忙得工会主任脚丫子朝天。忙什么？琢磨着怎么对付他老伴呀。你可不知道，但凡死者家属是上岁数的，又没文化，十有八九难对付。几年前也死了一个老工人，他老伴提了十大条件，解决不

了，那老太太不知跟谁学的，找了根竹竿儿，每逢开饭，必站在食堂卖饭窗口外边，把竹竿儿捅进窗口扎馒头出来吃。吃饱了，喝足了，又到工会主任家去，躺炕上打滚。闹得主任恨不能去坟地给自己刨个坑儿！这一次，魏石头老伴也是五十出头，农村人，没文化，又率领着三个吱哇喊叫的孩子，好对付得了？……

这位说了，你领着我们围着这两口棺材唠叨半天，除了给我们添恶心，还要干什么呀？您别急。我这不是等着开追悼会哪。站在棺材前，一会儿是魏石头，一会儿是凌凯，他们的模样儿老在我眼前闪。我怎么也忍不住琢磨、寻思。渐渐地，倒好像能从中悟出一点做人的道理。

就说魏石头吧，年轻时候，机灵得也不让人。好喝两盅儿，更好找那些唱小曲儿的，往人家手心儿里搁上俩铜子儿，点段“莲花落”听。什么“郭巨埋子”呀，“王员外休妻”呀，听得多了，到临解放的时候，竟也成了昌顺煤窑窑哥们儿里说古论今的人物啦。解放没几天，军代表来到他住的锅伙儿，“魏石头，学习去吧！”魏石头说：“学习？学什么习？”军代表说：“上北京学习，回来当干部，管矿山。”“咱可干不了。”魏石头呵呵憨笑，支吾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再说，再说我……我也没裤子……”别笑。这可是真话。旧社会过来的窑工，找条齐整点儿的裤子都不易啊。魏石头哪年不是披着洋灰袋子纸，围着锅伙儿里的火盆过冬的？到北京学习，腿上裹着碎布、烂纸，行吗？也巧，魏石头的拜把子兄弟刘志在旁边哪。他有条裤子，——好不了多少：一条麻袋筒子，下边裁去个三角叉子，缝缝连连，也算是条裤子吧。刘志说：“魏哥，穿我的去吧。”魏石头说：“算啦，再把我这身上裹的这些捣腾给你，一丝一缕的，不又得折腾上半天？你的裤子，你去算啦！”这么着，刘志去了。后来呢，人家刘志成了矿长啦，魏石头到死也是个工人。你看看，就差那么一条裤子，

差多大事！人要混得好，机会太重要啦不是？

魏石头的“终身遗憾”，倒不在没当上矿长。当官当工人，他根本不当回事，倒是那些拿他寻开心的人常把“一条裤子”的事挂在嘴边。唉，要是光凭一膀子力气，一门子实心眼儿就能当个好工人，魏石头还是能活得有滋有味儿的：抱着电钻较劲儿，汗珠子顺脊梁沟流；端着酒盅，咿咿呀呀唱小曲儿……可那是乍解放时候的事，如今不行了。心眼儿没点子活泛劲儿，脑袋像块榆木疙瘩不开窍，你就等着吃亏遭罪，当人家笑料吧！这位要是稍稍熟识魏石头，又要跟我抬杠了。说魏石头心眼儿怎么不灵便了。他干啥不是把好手呀？就是跟形势，人家也跟得紧啊，不是人送外号叫“老变”吗？是啊，他倒是叫“老变”。变什么呀？就他在嘴边哼唧那句小曲儿的唱词老变。解放前他不是听过不少“莲花落”吗？没有音乐细胞，只学会了哼唧那么一句，就是《白蛇传》里“许官人是白娘子的好夫婿”那么一句。干活儿干到兴头上，冷不丁儿就让他给吼出来了，不留神还得让他吓一跳。老是这么一句，渐渐也没味儿啦，他居然试着变了一下。当年，矿上的书记是李必显，他按着原调儿，把“许官人是白娘子的好夫婿”唱成了“李必显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”，越发自得其乐了。这句词儿唱到1966年秋天，有个留心的人告诉他：“别唱啦。李必显打倒半个月了，还唱哪！”魏石头这才恍然大悟。那会儿“文革”主任是金卫东，魏石头寻思着，这会儿金卫东代表党啦，就把唱词儿里的“李必显”改成了“金卫东”。人家说：“不行。焦裕禄也打倒了！”这麻烦啦！慢慢儿的，知道有个英雄叫李文忠，也不管人家是干什么的，唱成“金卫东是李文忠式的好书记”了。往后，工作组、夺权、批资反路线……上台，下台，走马灯似的，哪个不是“党”号召的呀。魏石头便无师自通了。等到军宣队来了，队长是席凤江，魏石头嘴里的小曲儿很快

就成了“席凤江是门合式的好书记”了。这么着，魏石头得了个“老变”的雅号。您这位“老变”光会变一句唱词儿可不够啊，可魏石头只会这么一手。这要比起东边棺材里睡的那位凌凯来，可差一大截子啦！看看人家凌凯，来矿才四年的学生，二十多岁，要是不死，过不了三个月，就是宣传科的副科长了。这一死，排场比你干了几十年的魏石头怎么样？人家的功夫在哪儿呢？

凌凯来矿不到一年的时候，给矿上写材料就能写出“花儿”来，这谁比得了？光他给党委书记写的三份材料，就使这个矿的书记一下子成了全局顶红的干部。譬如吧，赶上批“克己复礼”了，书记的讲话稿里就有这么一段：“小时候我给资本家打杂工，有一次端茶倒水时，把茶壶嘴儿对着资本家了，他把我打得死去活来呀，说我犯了‘礼’了。同志们，你们看看，克己复礼，复的是什么‘礼’？是吃人的‘礼’！害人的‘礼’！血淋淋的‘礼’啊……”又譬如吧，新沙皇入侵了，书记的讲稿里又有新鲜事儿啦，变成了这么一段：“同志们，我的爷爷就是被八国联军的老沙皇打死的呀，老沙皇一枪打在我爷爷脑门儿上。老沙皇，新沙皇，旧恨新仇比海深呀……”谁看了这材料不“热泪盈眶”？能不让我们书记四处宣讲吗？这下子可好，登报啊，赴宴啊，红松矿的党委书记一下子出了名了。也真奇了，每次新精神下来，书记都有结合自己的生动事例，还和新精神丝丝入扣。外边人不明底细，说这是“上挂下联常批常新”。书记还能不明白是谁的功劳吗？凌凯这就不用下井挖煤啦，三天两头上报社、上北京不说，已经被物色提拔为干部了。只不过最近有调级的消息，这才放他回去干几天活儿，等升了级，又要飞上去了。你看看，凌凯这几下子“变”，比魏石头的“老变”管用不管用？

你魏石头没这两下子，要是老老实实，蔫蔫儿的，别吭气

儿，好好当个工人，也就罢了。谁想到他还犯倔，认死理儿，炒栗子崩瞎眼睛——看不出火候来。为啥？就因为那位书记不是别人，就是当年他的拜把兄弟刘志。先是当矿长，“文革”靠边站，后来又解放了，当了书记。刘志的根底儿，魏石头知道得一清二楚呀。比如“茶壶嘴儿”的事吧，明明是我魏石头的事呀，你刘志安你头上干吗？不就挨了一顿打吗？又不是什么美事，你抢去四下里说个什么劲儿？魏石头想着就生气，“老变”那点子活泛劲儿也没了，见了刘志总是连笑带骂：“兄弟，快别讲你那茶壶嘴儿了。你成了夜壶嘴儿啦，都他妈镶上金边儿啦！”“兄弟，老毛子打死的，不是人家隆兴窑蔡癞子的本家爷爷吗，怎么又成了你爷爷啦？你小子真够仗义的了，凡是咱窑哥们儿那些倒霉的祖宗，全让你给认了啊！”“我说，今儿你的报告又邪了。你这小子，你妈怀你那会儿吃了一本皇历吧？怎么什么事儿都巧巧儿地赶你头上啦！……”再说下去，更难听啦：“别忘了，你也就比咱多了一条破裤子，窑哥们儿出身，如今当了官儿了，把咱工人那点儿实诚劲儿全喂狗了？别人五人六地胡说八道，忘了盐打哪儿咸，醋打哪儿酸了！”……刘志听着这位魏哥的嬉笑怒骂，一点法儿也没有。本来嘛，他说的不差。开始刘志自己也是这么跟凌凯说的，谁想到凌凯说可以加工一下，加强宣传效果，刘志也就认可了。看看报纸上，什么没影儿的事不往上登呢，何况凌凯写的都是实事儿，不过集中集中就是啦。三次五次，刘志好像也明白了其中的奥妙，拿着凌凯写的讲稿读起来，也脸不变色心不跳，跟真事儿似的了。魏石头净出来添恶心，也真气人，可又没办法，拜把子大哥，又是三代窑黑儿，阶级斗争也抓不到他头上啊。

话是这么说。终于有那么一天，阶级斗争还是抓到他头上了。那是魏石头刚刚回河南老家探亲回来，没三天，他老伴忽然

带着三个孩子追着脚儿来了。魏石头一看奇怪啦，“你干啥来了？”老伴支支吾吾不敢说。魏石头火了，“刚分开没三天，你又踩着脚后跟儿来了，吃饱了撑的？”老伴说：“他爹，俺不想来呀，可村里逼着绝育，俺找你商量商量。”魏石头气得脖子青筋突突地跳，“糊涂！七老八十的人了，我就是让你生，你能生吗？绝育，怎么绝你头上了！”老伴抽抽搭搭地说：“咱村干部说了，上边来文啦，得绝百分之多少。村里的媳妇们都跑光啦……不绝，明年不给口粮……”魏石头骂开啦：“共产党咋出了这号东西，干这种没屁眼儿的事！绝育，我也不反对，可你还能跟阉猪似的，追得人家姑娘媳妇四下逃？……”这一骂不要紧，当天，保卫科就把他叫去了，“魏石头，你也太出格儿了啊！……六十好几了，又不痴不傻，平时仗着自来红，胡说八道，四下里破坏党委威信，我们也没找你。这下好，干脆泼口骂上共产党了！你要干什么呀？也活得不自在了？”魏石头愣了，“什么？我骂共产党？我报共产党的恩还报不过来哪！再说，有那心，我也没那个胆儿啊，找死呀，……”保卫科长居然能把魏石头过去没心没肺骂出来的话，举出一大堆，说得魏石头脑门子冒凉气。科长没说完，魏石头就把他的话截住了：“得啦，您别说啦，我这儿听着也够寒心的了！都怨我这张臭嘴。本想着刘书记是咱把兄弟，骂他两句没啥。谁曾想，让您这么一归堆儿，也够定个反革命的了。我以后不敢胡说了，可不敢了。您别给我挂牌儿、揪着，我可害怕，受不了那个。再说，咱也是有家有小的，落个反革命，老婆打离婚我不怕，怕那仨孩子遭罪呀……”这么一下子真把魏石头吓唬得不轻，以后真的不敢胡说了，不要说见了把兄弟刘志躲着走了，就是在班组里，也像霜打过的黄瓜，蔫了。

按理，一个人认“熊”了，好像也应该没事儿了。不图混得好，也能图个消消停停，静气平心了。可是不行，生活能闹腾得

你糊里糊涂，有时还得胡说八道。就说魏石头，不说话就行了？也不行。譬如，批“三项指示为纲”了。市里指示：“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”。红松矿的刘志讲了几年“茶壶嘴儿”，长进了，发展了市里的精神，说要“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，个个开口。”这一“发展”不要紧，把魏石头憋在那儿了。他心里害怕呀，三项指示，先不说是正确的吗？听着也没啥错呀。怎么个批法儿？批错了，不又成“骂共产党”了？不批也不行啊，不是要“个个开口”吗？这不，主持会的凌凯说啦：“批得深浅是水平问题，批不批，是态度问题。”轮到你啦，十几双眼睛看着你，等着，你能不发言？心里盼着“卫星上天，红旗落地”怎么的？魏石头心里念叨着“三项指示”、“三项指示”，手心儿里攥出了汗。忽然，他想起“茶壶嘴儿”的事来了，要是能从老事儿里想一件，和“三项指示”挂上了，也能糊弄过去哇！想了想，他结结巴巴地说了，说自己在解放前曾经被万恶的窑主打了三扁担，如今这三项指示，真比窑主那三扁担还狠，还毒！说完了，他大喘一口气，觉着自己批得差不多。谁想到，一个调皮小伙子恶作剧，吓唬他说：“老魏头儿，你胆子不小哇，又胡说八道啦！三项指示可是正确的，‘为纲’才错了哪。你怎么把三项指示比成窑主‘三扁担’啦……”魏石头赶忙急赤白脸地说：“我说错啦，错啦！窑主打了我四扁担，咱只顾凑‘三’，减了一扁担。顾头不顾腚，又说糊涂啦。咱可没反动的意思啊……”工人们哈哈大笑起来。有人说：“我初一听，老魏头真有两把刷子呀，敢情减了一扁担！哈哈……”有人说：“魏头儿，再偷偷学两年吧，你也能坐小车四处讲用，吃宴会去了！”这一笑不要紧，把魏石头笑火了，“你们真是见了熊人拢不住火啊！告诉你，都是亲娘十月怀胎生下来的，谁也不比谁矮半截儿，谁也不熊！”这时候，凌凯说话了，一本正经的：“是啊，您哪儿熊啊，您可不能！不就比